

今年我们家双喜临门，先是儿媳生了二孩，我们抱上了孙子，接着，女儿小霞考上事业编，成了一名小学老师。我几乎每天笑着醒来，一起床就上楼去看孙子，然后开始和保姆一起做饭。小霞吃过饭先去学校，我送孙女到幼儿园，然后回家和儿媳一起带孩子。要忙一日三餐还要洗洗涮涮，虽然有保姆，我也还是忙得脚不沾地，一天下来，感觉腰酸腿疼，但我心里高兴。只要看到孙子咧着嘴笑，我身子立刻轻快了，而看到小霞下班后带着孙女出去玩，我就想老天待我真是不薄，让我儿女双全、有孙子又有孙女，家庭还非常和睦。朋友们很羡慕我，说：“你命太好了，老公做生意那么有钱，儿子听话，儿媳妇也懂事，还有个那么贴心的闺女，你真是掉进福窝里了。”

我姐姐也说：“你从小蔫儿吧唧的，别人都说你三脚端不出个屁来，没想到属你日子过得好。”

我一点都不恼，反而笑嘻嘻地说：“这就是老话说的傻人有傻福吧。”

姐姐听了我的话就叹气：“说到底，还是你付出了太多，还是你心善，这叫好人有好报。”

我知道姐姐话里有话，就说：“你行好也得遇到好人。要真说我命好，那就是我没遇到过不好的人，我遇到的人都很善良、都很好。”

姐姐点头：“你好日子还在后面呢，说实在的，我都有点嫉妒你，你看小霞跟你多亲，她对这个家多亲，要是不说，谁能相信她不是你亲生的？”

姐姐这么一说，我有点想掉泪：“一眨眼十六年过去了，小霞长大了，还长得这么好，想当初她来的时候才六岁……”

小霞不是我亲生的，是我老公从外面带回来的，而且很突然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地震，我老公跟常做公益的朋友去了汶川，在那里待了近两个月。因为没水没电，开始的一个月他们没有任何音信，我心里害怕得不行，每天盯着电视，看到一些从废墟里救出来的孩子，我就想他们的爸妈在哪里，他们要是成了孤儿该怎么办？

后来通了电话，老公也只报平安，直到他要往回走了，才吞吞吐吐地说有事要告诉我。我急了：“你没受伤吧？”他说：“我一点事都没有，我说件事你别生气……有个小孩非得跟着我回来，我不忍心，就把她捎上了。”

听到这话我松了口气，还以为他稀罕孩子，要带那边的小孩来玩一段日子，于是我问：“男孩还是女孩？我好收拾床铺。”当老公说是女孩时，我心里一酸，因为之前我失去过一个女儿，而我老公特别喜欢孩子，好长时间里，他看到小女孩就掉眼泪。

跟老公通话后，我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，儿子小时候的床一直在客卧，我特地去买了粉红色的蚊帐，生怕蚊子咬到小女孩。因为跟老公通电话时太匆忙，我也没问孩子多大了，想问时，老公关机了，应该是在飞机上。等我和姐姐去青岛接机时，见老公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：孩子又瘦又小又黑，躲在我老公身后，胆怯地看着我，好像在发抖……

回来的路上，我姐姐开车，我和我老公在后座陪孩子。我问她话，她警惕地看着我，不回答，只是紧紧拽着我老公的胳膊，就这样，一路上，她一句话也没说，

问她饿不饿、要不要去卫生间，她都摇头。我想：这孩子不会是哑巴吧？

当天晚上，小霞睡觉之后，我老公才详细讲了她的事。小霞是我老公他们从倒塌的房子里救出来的，当时浑身是血，后来发现全是皮外伤，那时情况很混乱，他们找不到医生，只能自己给她清理包扎伤口。她一直很清醒，可就是不说话，后来才明白，她是吓坏了。再后来，找到了小霞的家人，她妈妈截掉了一条腿，她爸爸失去了一只胳膊，她弟弟是在爷爷怀里找到的，老人弓着身子护住孙子，自己却没了呼吸。也许因为是我老公把小霞从废墟里抱出来的，她只愿意跟着他。后来小霞开口了，说自己六岁。我老公他们临走时，小霞抱着他的腿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，说：“我要跟着你。”

我老公说：“看她不出声音地哭，我细不住了，跟她爸打了声招呼就带她回来了。”

当得知小霞妈妈还在医院，她爸爸截掉胳膊后还没拆线就要照顾妻子和四岁的儿子，我当即说：“让孩子先住在我们家，直到她爸妈都康复后再送她回去。”

我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是出于心软和同情，就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，这么小就遭遇这么大的灾难，我想好好待小霞。

对了，老公一开始就跟我说这小孩名字里也有“霞”字，我还开玩笑说：“这太巧了，以后你就叫我大霞，叫她小霞好了。”我和老公在一个村长大，还是邻居，所以他一直叫我小霞，即便我俩结婚有了儿子，他依然这么叫，我也习惯了。没想到，我的一句玩笑话居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成真了。

她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却比亲人还亲(上)

□倾诉人：淑霞（化名），女，59岁

小霞第一天到家时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，她在车上就睡着了，是被我老公抱进门的。看她睡得沉，我和老公边吃饭边说话，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多小时。突然，我们听到刺耳的哭声，是从小霞睡觉的客卧里传出的，我俩赶紧跑过去，只见小霞站在地上哇哇大哭，床上一大片尿渍，她的裤子也湿了。

一顿忙活之后，小霞缩在我老公怀里小声抽泣，我看她时，她的眼神半是躲闪半是好奇。毕竟是孩子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小声说：“我饿了。”

你们不知道那天晚上小霞吃了多少饭。知道她是四川的，去接机之前，我特地焖了米饭，用的是东北大米，还做了鱼香肉丝和糖醋里脊，小霞吃了两小碗米饭，七八块里脊，一盘鱼香肉丝只剩了三分之一。

也许是吃饱了，孩子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我问她话，她也回答了，虽然声音小得像蚊子。但她还是不让我碰，只待在我老公怀里。到了半夜，我困得睁不开眼，想着第二天还要去婆婆家看儿子，他放假后一直赖在那里，也不知做作业了没，我要去看看才放心。于是，我让老公陪小霞，自己先睡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一睁眼就被小霞惊呆了：她拿着我家的笤帚在扫地。

老天哪，她才六岁，那么早起床，还会扫地！

我过去从小霞手里拿过笤帚，把她抱到我床上，跟她说话，她渐渐变得活泼起来，话也多起来，但她说的是地道的四川

话，我基本听不懂。见我茫然的样子，小霞立刻换成普通话，虽然还是带着浓浓的地方口音，但大多我都听得懂。我想，小霞六岁，应该快读完幼儿园了，在幼儿园是学普通话的。

果然，小霞回答了我的问话，我知道了她在读学前班，还知道了她弟弟快要上幼儿园中班了，妈妈在村里开小卖部，爸爸给人开大货车，她和弟弟大多数时间跟爷爷奶奶生活。

老公起来看到我和小霞在床上说话，很是欣慰，赶紧去做饭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把儿子接回来，带着俩孩子到周边的公园和商场玩。

那年我儿子十四岁，有点叛逆了，因为学习的事情，他跟他爸时常翻脸。有意思的是，我老公对任何人都很好，尤其喜欢女孩，他对我姐姐家的闺女好到让我有点气不忿，因为相比之下他对儿子太严厉了。儿子呢，因为刚进入青春期，对谁都爱搭不理，可见了小霞后，他居然能逗她玩，在游乐场里，他带着小霞去骑旋转木马，还跟我要钱给小霞买冰淇淋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和我老公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很高兴，有种儿女双全的感觉，另一方面，小霞让我们想起只活了九个月的女儿，如果她活着，应该读大学了。

十几天的时间里，我们无微不至地对待小霞，不仅让她吃得好、玩得好，还细心关注着她的情绪，只要看到她发呆，怕她想家，我老公就让她和爸爸通电话。渐渐地，小霞变得爱笑了，话也多了，我看得出，她已经喜欢上我们这个家了。



缘来缘去，
最美好的，
远在天边，
近在眼前。

作者：于恩胜